

斯大林

论反对派

第八分册

人民出版社

中国革命问题

(联共(布)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

一 中国革命的前途

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基本事实是：

(甲)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国主义的财政经济的统治；

(乙)因军阀和官僚的压迫而加重的封建残余的压迫；

(丙)千百万工农群众日益发展的反封建官僚压迫、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

(丁)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它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它对革命运动规模的畏惧；

(戊)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革命积极性，无产阶级在千百万劳动群众中的威信的增长；

(己)中国邻邦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

由此就产生了中国事件发展的两条道路：

或者是民族资产阶级击败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共同进攻革命，以便建立资本主义的统治而结束革命；

或者是无产阶级把民族资产阶级挤到一边，巩固自己

的领导权，率领城乡千百万劳动群众克服民族资产阶级的反抗，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然后把它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上，并取得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结果。

二者必居其一。

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和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这一专政的经验可为中国无产阶级有成效地加以利用）大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走第二条道路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基本上是以统一战线来进攻中国革命的，现时在帝国主义者中间已没有象十月革命以前存在于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并削弱了帝国主义的那种分裂和战争，——这一事实说明中国革命在走向胜利的道路上遇到的困难要比俄国革命多得多，在这一革命进程中，投敌和叛变的事件也将比苏联内战时期多得多。

因此，这两条革命道路之间的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

正因为如此，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就是为中国革命的第二条道路的胜利而奋斗。

二 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

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在第一次北伐时期，当国民革命军迫近长江，节节胜利，而工人和农民的强大运动还来不及展开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不是买办）是和革命一道前进的。这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

这并不是说革命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没有矛盾。这只是说，民族资产阶级在支持革命时，竭力利用革命以达到自己的目的，限制革命的规模，使革命主要沿着争夺地盘的路线进行。这个时期国民党内右派和左派间的斗争就是这些矛盾的反映。1926年3月蒋介石要把共产党人逐出国民党的企图就是民族资产阶级想压制革命的第一次重大的企图。大家知道，当时联共（布）中央认为“必须执行把共产党保留在国民党内的路线”，应当“使国民党右派退出国民党或把他们开除出去”（1926年4月）。

这条路线使革命进一步展开，使左派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和国民政府内亲密合作，使国民党的统一巩固起来，同时揭露并孤立国民党右派，使之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如果右派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就利用他们，利用他们的联系和他们的经验，如果右派破坏这种纪律并背叛革命利益，就把他们逐出国民党。

后来的事件完全证实了这条路线的正确性。农村中农民运动的猛烈发展以及农民协会和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城市里汹涌的罢工浪潮以及工会委员会的成立，国民革命军向帝国主义海陆军包围着的上海的胜利推进，——诸如此类的事实都说明当时所采取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

只有这一情况能够说明下列事实：1927年2月国民党右派企图分裂国民党并在南昌成立新中央，这一企图在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一致反对之下遭到了破产。

但这个企图是一种征兆，表示国内正进行着阶级力量

的重新结合，右派和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安心，他们将加紧反革命的工作。

因此，联共(布)中央在 1927 年 3 月说得很对：

(甲)“现在由于阶级力量的重新结合和帝国主义军队的集中，中国革命正处于危急关头，它进一步的胜利只有在发展群众运动这一坚定的方针之下才有可能”；

(乙)“必须坚持武装工农、把各地方的农民委员会变为拥有武装自卫力量的实际政权机关的方针”；

(丙)“共产党不应当隐瞒国民党右派的背叛的和反动的政策，应当用揭穿右派的办法把群众动员到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周围”(1927 年 3 月 3 日)。

因此不难了解，后来革命的巨大规模和帝国主义者在上海的袭击，不能不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抛入反革命的阵营，正象国民革命军的占领上海和上海工人的罢工不能不使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绞杀革命一样。

事情正是这样发生的。南京的炮声在这方面就成了中国斗争力量重新划清界限的信号。帝国主义者炮轰南京并提出最后通牒，是想表明他们在寻求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以共同反对中国革命。

蒋介石屠杀工人群众并实行政变，就象是响应帝国主义者的号召，表明他决心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勾结帝国主义者以反对中国工人和农民。

三 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

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国内反革命中心已经产生，国民党右派已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反对中国革命。

蒋介石的政变表明从此以后在中国南部将有两个阵营、两个政府、两个军队、两个中心：武汉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

蒋介石的政变表明革命已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已开始从**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转变**为千百万**工农**群众的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这个革命将加强和扩大反帝国主义、反土豪劣绅和封建地主、反军阀和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这就是说，革命的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拥护进一步展开革命的人们和主张消灭革命的人们之间的斗争，将日益加剧，充满当前整个革命时期。

这就是说，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既然与军阀制度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事实上将逐渐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而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集团既然脱离工农并勾结帝国主义，终究要遭受和军阀同样的命运。

由此可见，保持国民党的统一的政策，在国民党内孤立右派并为了革命目的而利用右派的政策，已不能适应革命的新任务了。这个政策应当代之以坚决把右派逐出国民党

的政策，和右派作坚决斗争乃至在政治上把他们消灭干净的政策，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没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作为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联盟的国民党手中的政策。

其次，由此可见，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密切合作的政策在现阶段上具有特殊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这种合作反映出国民党外渐渐形成的工农联盟，没有这种合作，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再其次，由此可见，革命的国民党的力量的主要来源是进一步展开工农革命运动和巩固工农群众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工会以及其他作为将来苏维埃的准备因素的群众革命组织，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是千百万劳动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增长，而对反革命的主要解毒剂则是工人和农民的武装。

最后，由此可见，共产党在与革命的国民党人在同一队伍中战斗的时候比任何时候都更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是保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必要条件。

四 反对派的错误

反对派(拉狄克及其同伙)的基本错误是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懂得中国革命现在处于什么阶段，不懂得中国革命目前的国际环境。

反对派要求中国革命以类似十月革命的速度发展起来。反对派不满上海工人没有去和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进行决战。

但是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不能以很快的速度发展起来，其中原因之一是目前国际环境不象 1917 年那样有利（帝国主义者之间没有战争）。

他们不懂得在后备军还没有跟上的不利条件下是不能进行决战的，例如布尔什维克不论在 1917 年 4 月或 7 月都没有进行决战。

反对派不懂得在不利的条件下不可避免决战（在可以避免的时候）就是帮助革命的敌人。

反对派要求立即在中国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然而**现在**成立苏维埃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苏维埃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成立的，——苏维埃只有在革命浪潮特别高涨的时期才能成立。

第二、苏维埃不是为了空谈而成立的，苏维埃首先是作为和现存政权进行斗争的机关、作为夺取政权的机关而成立的。1905 年的情况是这样，1917 年的情况也是这样。

但**在目前**，例如在武汉政府活动地区内成立苏维埃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提出反对这个地区内的现存政权的口号，这就是说，提出成立新的政权机关的口号，提出反对革命的国民党（和左派国民党人结成联盟的共产党人也加入其中）的政权的口号，因为现时在这个地区内，除了革命的国民党的政权而外，并没有其他的政权。

其次，这就是说，把两种任务混淆起来了。一种任务是成立和巩固现在革命的国民党所依靠的工农群众组织，例如罢工委员会、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工会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等等；另一种任务是成立作为新型国家政权的苏维埃制度以代替革命的国民党的政权。

最后，这就是说，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目前处于什么阶段。这就是说，给中国人民的敌人以新的武器来和革命作斗争，来制造新的传奇，说中国现在不是在进行民族革命，而是在人为地移植“莫斯科的苏维埃化”。

可见反对派提出**在目前**成立苏维埃的口号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敌人的。

反对派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不适当的。因此，反对派认为共产党最好退出国民党。但是**现在**，当整个帝国主义匪帮及其一切走狗要求把共产党人赶出国民党的时候，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退出战场，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者，使革命的敌人称快。这就是说，削弱共产党，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帮助上海的卡芬雅克^①们，把中国一切旗帜中最受欢迎的国民党旗帜交给国民党右派。

现在帝国主义者、军阀和国民党右派所要求的正是这一点。

由此可见，反对派主张共产党**在目前**退出国民党是有

^① 卡芬雅克（1802—1857）是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的陆军部长，他残酷地镇压了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译者注

利于中国革命的敌人的。

因此，不久以前我党中央全会坚决地摈弃了反对派的政纲是完全正确的¹⁰⁹。

载于 1927 年 4 月 21 日《真理报》
第 90 号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9 卷
第 199—207 页

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

(1927年5月13日)

同志们！可惜我今天只能谈两三个钟头的话。也许下一回我们可以举行一次时间较长的座谈。我想今天我们只能分析一下你们书面提出的问题。我一共收到了十个问题。我就在今天的谈话中来答复。如果还有补充的问题（据说是有的），我设法在下一次座谈中答复。好吧，我们就来谈本题吧。

第一个问题

“拉狄克断言：中国农村中的农民斗争与其说是反对封建残余，不如说是反对资产阶级。这种论断为什么不对呢？

能不能断言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商业资本主义或封建残余呢？

为什么中国军阀既是大工业企业的所有者同时又是封建制度的代表者呢？”

拉狄克确实下过类似这个问题中所指出的论断。我记得拉狄克在莫斯科党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发言中，不是完全否认中国农村中有封建残余存在，就是不承认封建

残余在中国农村中有重大的意义。

这当然是拉狄克的一个大的错误。

假如中国没有封建残余，假如这些封建残余对中国农村没有极重大的意义，那就不会有进行土地革命的基础了，那就谈不上土地革命是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现阶段上的主要任务之一了。

中国农村里是不是存在着商业资本呢？是的，是存在着，不仅存在着，而且从农民身上榨取脂膏并不亚于任何封建主。但是这种原始积累型的商业资本在中国农村中是和封建主的统治、和地主的统治独特地**结合着的**，它从地主那里袭用了中世纪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方法。同志们，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拉狄克的错误在于他不了解这种独特性，不了解在保存封建的中世纪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方法的条件下，中国农村中封建残余的统治和商人资本的存在的这种**结合**。

所有的军阀、督军、省长以及现在一切残酷的进行掠夺的军事和非军事的官僚，都是中国这种独特性的上层建筑。

帝国主义支持着并巩固着这整个的封建官僚机器。

某些军阀拥有地产，同时是工矿企业的所有者，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俄国许多地主也曾有过工厂和其他工矿企业，可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依旧是封建残余的代表者。

既然在一些区域里农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归地主豪绅所有，既然地主在经济方面和在行政、司法方面都握有实

权，既然迄今在一些省份里还有买卖妇女和儿童的事情，那就应该承认，这个中世纪环境中的统治势力是和商业资本的势力独特地结合着的封建残余的势力，地主的势力，军事与非军事的地主官僚的势力。

这些独特的条件就给中国正在发展和还要发展的农民的土地运动造成基础。

没有这些条件，没有封建残余和封建压迫，在中国就不会有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等等问题了。

没有这些条件，中国的土地革命就会是不可理解的。

第二个问题

“拉狄克断言：既然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几个阶级的政党，那末国民党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了。他错在哪里呢？”

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问题在这里是提得不正确的。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说过国民党是几个阶级的政党。这是不对的。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说：国民党是几个被压迫阶级**联盟**的政党。同志们，这并不是一回事。假如国民党是几个阶级的政党，那末问题就会归结成这样：在加入国民党的各阶级中不论哪一个阶级都不会在国民党以外有自己的政党，而国民党本身就会是所有这些阶级的一个共同的和**唯一的**政党。难道实际上真是这样的吗？难道中国无产阶级参加了国民党就没有自己单独的政党，就没有和国民党不同而且具有自

己单独的纲领、自己单独的组织的共产党吗？显然，国民党不是几个被压迫阶级的政党，而是各有其党组织的几个被压迫阶级**联盟**的政党。因此，问题在这里是提得不正确的。事实上，在目前的中国，只能说国民党是几个被压迫阶级**联盟**的政党。

第二、说马克思主义在原则上不承认几个被压迫的革命阶级联盟的政党，说马克思主义者加入这种政党在原则上是不容许的，这是不正确的。同志们，这是绝对不正确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不仅承认过（而且继续承认）马克思主义者加入这种政党在原则上是容许的，而且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实际上也加入过这样的政党。我可以举个例子，即马克思本人在 1848 年德国革命时期的例子，当时马克思和他的同志加入了德国有名的资产阶级民主联盟¹¹⁰，并且在这个联盟中与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合作。大家知道，加入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联盟的，加入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除了马克思主义者以外，还有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¹¹¹就是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联盟的机关报。只是在 1849 年春天，当德国革命开始走向低潮的时候，马克思和他的同志才退出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联盟，决定建立一个具有独立阶级政策的完全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

可见，马克思甚至比我们今天作为独立的、具有自己单独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而参加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人走得更远。

1848年，当问题是要和革命资产阶级共同进行革命斗争以反对专制制度的时候，马克思和他的同志加入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联盟，这样做是否**适当**，是可争论可不争论的。这是**策略**问题。但马克思**在原则上**承认这种加入是容许的，——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

第三、说武汉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政党，而且就此为止，那是根本错误的。只有既不懂得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又不懂得中国革命性质的人，才会这样说明国民党的特征。国民党不是“普通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小资产阶级政党有各种各样的。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也是小资产阶级政党，但它们又是**帝国主义的**政党，因为它们同法英帝国主义者结成战斗同盟，同他们一起**征服**和**压迫**其他的国家——土耳其、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加里西亚。

能不能说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政党呢？显然是不能的。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的**政党，正象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一样。这里是有根本差别的。看不出这种差别，把**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的**帝国主义的**政党混为一谈，就是一点也不懂得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

当然，假如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政党，那末中国共产党人就不会和它结成联盟，而会叫它滚蛋。但问题正在于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的**政党，它正和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进行着革命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说，国民党要比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类型的一切**帝国主义的**

“社会主义者”高得多。

甚至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在发动政变**以前**就用种种阴谋诡计来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蒋介石，当时也要比克伦斯基之流和策烈铁里之流高出一些，因为克伦斯基之流和策烈铁里之流进行战争是**为了**奴役土耳其、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加里西亚，从而**巩固**帝国主义，而蒋介石进行战争——无论进行得好坏——则是**反对**奴役中国，从而**削弱**帝国主义的。

拉狄克和一般反对派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撇开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看不见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性质，看不出武汉的国民党即没有国民党右派的国民党是中国劳动群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心。

第三个问题

“你估计国民党是两种力量（共产党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1925年5月18日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全体学生大会上的演说），而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的决议则估计国民党是连大资产阶级也在内的四个阶级的联盟。这两种估计有没有矛盾呢？”

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时，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是否可能呢？”

第一、必须指出1926年12月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对国民党实际状况所下的定义，在你们的“问题”中是转

述得不对和不完全确切的。在“问题”中说“连**大**资产阶级也在内”。然而买办也是大资产阶级。这是不是说 1926 年 12 月共产国际认为买办资产阶级是国民党党内联盟的一员呢？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买办资产阶级曾经是而且现在还是国民党的死敌。共产国际决议中所说的不是一般大资产阶级，而是“**一部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因此，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任何大资产阶级，而是**非**买办类型的民族资产阶级。

第二、应当声明，我看不出国民党的这两个定义有矛盾。我所以看不出，是由于我们在这里是从两个不同的观点给国民党下定义，这两个观点，不论哪一个，都不能说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们两个都是正确的。

我在 1925 年说国民党是工农联盟的政党的时候，我并不是想说明国民党的**实际**状况，也不是想说明 1925 年有哪些阶级**事实上**加入了国民党。我说到国民党的时候，我只是把国民党当做东方被压迫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里的独特的人民革命政党的结构**形式**，当做**应当**依靠工人和城乡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的人民革命政党的结构**形式**来谈的。我当时直截了当地说：“在这种国家里，共产党人**应当**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过渡到**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见**斯大林**《论东方人民大学的政治任务》，《列宁主义问题》第 264 页¹¹²）

因此，我当时所指的不是一般人民革命政党（包括国民党在内）的现在，而是它们的**将来**。在这里我是完全对的。